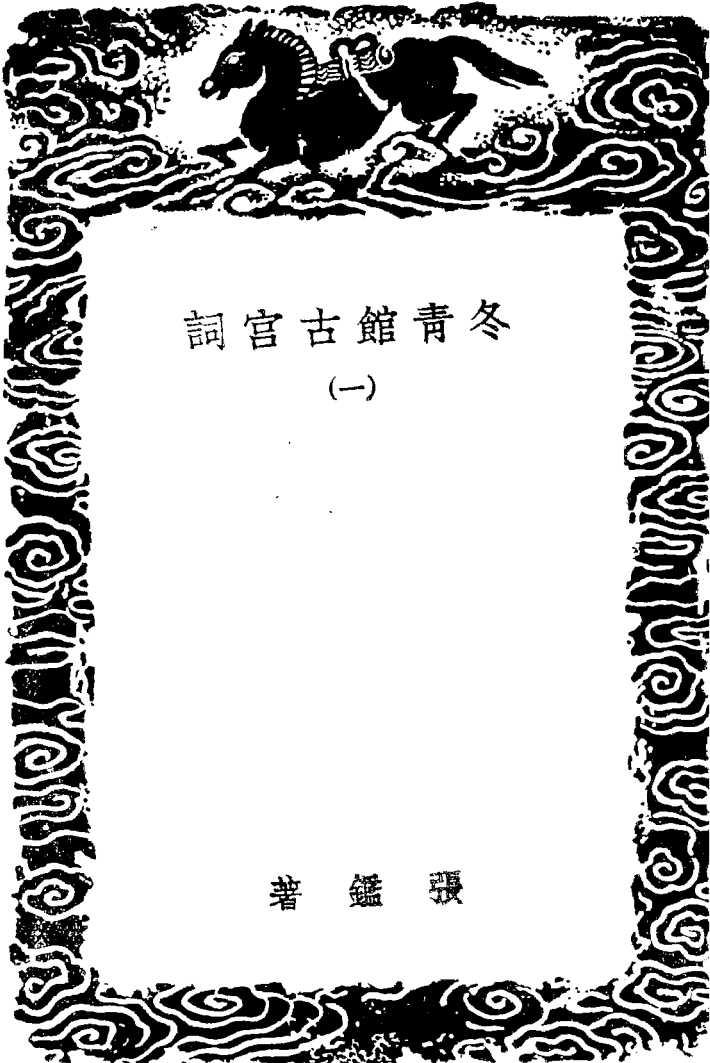


冬青館古宮詞

一





冬青館古宮詞

(一)

張鑑著

此余弱冠所作。腸肥腦滿。視古今事。靡不可爲。初不自意其沈頓。至於如此。壬辰正月朔三日。閉戶無事。披閱殘稿。屈指已四十餘載。不能毀棄。有浮屠氏三宿桑下之戀。因命兒子輩雜錄成卷。後有嗜痂者。焉知不以樹雞榆肉處之。昔鄭寒村晚得痺疾。改其名爲風。今取同聲曰蹇。猶鄭志也。越三日壬子立春。烏程張蹇書。時年六十有五。

通鑑。琅邪少年。腸肥腦滿。後漢書。襄楷傳。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南史。劉穆之傳。子邕爲太守。嗜創痂。朱彝尊。銀盤菇詩。未殊榆肉。勝更較樹雞肥。廣菌譜。木菌卽木耳。亦名木堆。南楚人謂雞爲堆。樹雞曰堆。因味似也。黃庭堅詩。雁門天花不復憶。況乃桑鷄與樹雞。浙江通志。鄭寒村名梁。字禹梅。浙。慈溪人。康熙戊辰進士。善畫。既歸里。旋得末疾。右手不隨。遂以左手驅染如平時。

冬青館古宮詞卷第一

烏程 張鑑 秋水

十家宮詞。以王建居首。然竹垞以爲關雎亦房中之作。則其源遠矣。余稔稔餘聞。輒引伸之。得三百首。工拙不計也。

金線盤龍五色旗。春宵宮殿換戎衣。鞭絲走過桃花馬。爭似將軍演陣歸。

國語。吳王乃戒令秣馬食土。夜中乃令服兵振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擲錫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鑿大夫。建旌提鼓。挾經乘袍。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乘袍。萬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劍。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元常元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吳越春秋。孫子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皆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其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炮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

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怒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纒。顧謂執法曰。取缺鑕。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卻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卽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搗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任昉述異記。吳王夫差別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鐘。

雙蛾不寫采香行。碧杜紅蘭葉又生。花裏飛來雙燕子。大家留爪記分明。

樂史太平寰宇記香山吳地記云。吳王遣美人采香於此山以爲名。故有采香徑。長興縣南嶼山。昔西施采香之所。上有鬪菴晚。潛確類書。吳燕者。吳宮人翦爪以驗其來也。

金錢市上那能同。秋到琴川細細風。未必君王愁勝我。一簾疏雨下梧桐。

孫奭孟子疏。西施每入市。顧見者。輸金錢一文。任昉述異記。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舊園也。一名鳴琴川。古樂府云。梧桐秋。吳王愁。

館娃深院月如鉤。別喚笙歌柳下樓。響屐聲中喧笑語。涼風應避殿西頭。

述異記。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陳伎樂。日與西施爲水嬉。吳王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濤玉盤。宮之楹。盤珠玉飾之。吳郡志。響屐。屐相傳。吳王建殿而虛其下。令西施與宮人步屐繞之。則響。

谿山如畫絳紗張。消夏灣環道暑涼。水殿乘風歸去晚。繡裙幅幅白蓮香。

宋王伯虎詞。聞說吳王避暑宮。滿山六月絳紗紅。吳郡志。消夏灣在吳縣西南。相傳吳王避暑處。李白詩。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見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牀。

美人宮外作春寒。薄試羅衫卅字闌。一夜花梢微雨歇。親來渚畔種秋蘭。

越絕書。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句踐習教西施鄭旦宮臺也。

章華禁殿鬱迢迢。激楚聲中驪翠翹。辛苦不辭三飯減。年來忍餓鬪纖腰。

墨子。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脅肩然後帶。緣牆然後起。史記司馬相如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

羽陽殿角玉蟾升。繡戶霜寒夜不勝。聽到曉轎人夢醒。起挑青玉五枝燈。

漢書。陳倉有羽陽宮。秦武皇起。葛洪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然。鱗甲皆動。燠炳若列星而盈室焉。

渭水澄波複道開。阿房雲殿望崔巍。深宮鎖住猶難信。又遣青銅照膽來。

史記秦始皇紀。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闕。爲覆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核。人有疾病在內。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三輔黃圖。雲閣二世所造。起靈閣。欲與南山齊。

漠漠春風綠草滋。銅人十二立瑤墀。幾回興樂宮中過。但賜昭華玉琯吹。

史記秦始皇紀。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鑪。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有鑄銅人十二。杖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箏。箏。各有所執。皆綴花朵。儼若生人。有玉琯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隱相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琯。

三輔黃圖。興樂宮。秦始皇造。

醉倚高臺不倩扶。試將飛雪鍊紅爐。宮中不見吹簫侶。虛憶雙雙跨鳳雛。

馬編中華古今註。自三代以鉛爲粉。秦穆公子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蕭史。爲燒水銀作粉。與塗。亦名飛雪丹。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驪。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皇飛去。

辭卻梁山住望夷。上林春苑落花時。寸椽要乞神仙藥。渭北山南那得知。

金樓子。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棗玉蔬。並一寸椽。三輔黃圖。梁山宮。始皇幸梁山在好時。望夷宮在涇陽縣界。長平觀道。東北臨涇水。以望北夷。因以爲宮名。

梳罷參鸞鏡匣斜。琴彈漏月豈宜誇。自從三尺屏風越。賜得羅裙五色花。

段成式髻鬢品。秦始皇有望仙髻。參鸞髻。凌雲髻。燕丹子。荆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搥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漏月鼓琴。琴曰。羅敷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秦王乃奮地而起。遂殺軻。中華古今注。始皇元年。宮人令服五色花羅裙。

一曲迎神黍一杯。夜深靈女廟中回。不須扶上宮車去。逐隊行歌赤鳳來。

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女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時。嘗以弦管歌舞相歡娛。競爲妖服。以趨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旣而相與聯臂踏地爲節。歌赤鳳風來。

新月彎彎百子池。子闌罷奏對涼颺。莫嫌身在長楊住。七夕還羈五色絲。

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時。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相連愛。

風雨重陽一片斜。定須添壽度年華。內人連夜團蓬餌。相約明朝醉菊花。

西京雜記。買佩蘭說在宮時九月九日。

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

門外章華漏點移。冥冥花影影娥池。夜深觸月船頭坐。借得秋波照鬢絲。

郭憲洞冥記。武帝於望鵲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池廣千尺。登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鵲臺。影娥池中有游月船。觸月船。鴻至船。遠見船載數百人。或以青桂之枝爲櫂。或以木蘭之心爲櫂。練實之竹爲篙。初石脈之繩爲纜也。

涼露娟娟溼繡鞋。花開扶荔放宮牌。可憐殿角雙飛燕。正似宮人白玉釵。

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有神女留玉釵以贈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黃謙欲之。明日示之。既發匣。有白燕飛昇天。使宮人學作鳥飲。因名玉燕釵。言吉祥也。三輔黃圖。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

奇草。

異木。

御爐香暖繡簾斜。昨夜吹笙宿九華。女弟不勞頻問訊。隄防新注守宮砂。

西京雜記。漢掖庭有月影臺。雲光殿。九華殿。鳴鑾殿。開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棲宿焉。張華博物志。蜺或名蜺。以器養之以硃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治搏萬杵。點女人支體。終年不滅。惟房室事則滅。故名守宮。傳云。東方朔語漢武帝。試之有

驗。古樂府。護惜加。
窮袴。提防託守宮。

招靈閣迴夜休歸。翠羽鱗毛見亦稀。王母不來仙藕盡。如何青鳥更西飛。

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鱗毫爲簾。青琉璃爲扇。懸黎火齊爲牀。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青鳥飛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東方朔曰。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青衣相隨。乃先二鳥也。拾遺記。西王母進洞淵紅藕。嶸山甜靈。

崑流素蓮。陰岐黑棗。萬歲。
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

玉籠抽開翠羽輕。虛將候日挂丹楹。此心未卜君王過。飛上羅衣叫幾聲。

洞冥記。元封五年。勒舉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擊聞數里之間。如黃鸝之音也。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日蟲。帝置於宮內。旬日而飛盡。常惜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帷幕。或入衣袖。因名禪。宮內妃嬪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

輾蒙
愛幸

點盡龍膏玉漏頻。哀蟬落葉總酸辛。葡萄宮內秋風緊。不作蘅蕪夢裏人。

拾遺記。漢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道。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扇。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

動心悶悶不自支持。命龍膏之燈。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親侍者見帝容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詔女伶出。侍帝息於延涼室。夢李夫人授帝薜蘿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遂改延涼室爲遺芳室。三輔黃圖。衛

衛宮在上

林苑西。

內宴安排酒半醺。侍兒翟扇兩邊分。殿頭傳報魚龍戲。自起匆匆掠鬢雲。

後漢書禮儀志。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爲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燿日光。崔豹古今注。雉尾扇。漢朝乘輿服之。

芳苙燈寒分外明。珠襦甲帳夜初平。神仙合燒荃蘼供。鹿駕難臣衛叔卿。

郭憲洞冥記。峒嶮細棗。出峒嶮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如今之軟棗。昨之有青。尙可然燈。西王母握以獻帝。帝然芳苙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昇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赤頭。道路而下。以迎神女。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亦名荃蘼。一名春蕪。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其皮如絲。可爲布。握一片。滿室皆香。漢武故事。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太平御覽引漢武故事。甲帳居神。以白珠爲簾箔。玳瑁押之。象牙爲簾。葛洪神仙傳。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元封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閉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爲誰。答曰。吾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乃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

流蘇寶輦七香輪。鳳羽分開展繡茵。遙撒同心花果去。滿身卻中子多人。

原始撒帳。始於漢武帝李夫人。初至坐七寶流蘇輦。障鳳羽長生扇。帝迎入帳中。共坐飲合盞酒。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

扶上雲游艇子時。春風積草水漸漸。不愁明月宵來盡。南越初賽絳火枝。

王嘉拾遺記。漢成帝常以三秋閉日。與飛燕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貴其不沉沒也。以雲母飾於鑷首。一名雲舟。葛洪西京雜記。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絳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然。

二八宮娥未按班。如蘭吹氣亞雙鬟。風前慣唱迴風曲。妬殺生芝殿裏顏。

洞冥記。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纏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生芝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

新得披香殿上行。洞簫度曲太愁生。亦將琥珀裁環佩。步步珊瑚骨節鳴。

洞冥記。麗娟以琥珀爲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三輔黃圖。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城。合歡。蘭林。披香。鳳皇。鸞鸞等殿。

宮娃小隊立前頭。雁足燈邊索進裘。等候婕妤來院裏。便開筵席賭藏鉤。

太平御覽引三秦記漢武鉤弋夫人手拳時人效之目爲藏鉤戲也。

鼓吹西園夜未眠。內廚不食索新鮮。含消梨十青華棗。定向秋前供御筵。

辛氏三秦記漢武園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落地則破其主取者以布囊盛之名含消梨。西京雜記初脩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爲美名以標奇麗棗七弱枝棗玉門棗蒙棗青華棗楊棗赤心棗西王棗。

飛鷁翔鸞夜不稀。商臺黃月照秋瓜。木蘭舵畔無人見。手拘蓮花踏曲歸。

拾遺記昭帝元始元年穿湫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帝時命水嬉遊宴永日以文梓爲船木蘭爲柁刻飛鸞翔鷁于船首隨風輕漂舉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曰秋景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爲樂豈云多帝乃大悅。

起商臺於池上。

躬袴初加坐半宵。黃金買賦總無聊。赫蹏小紙懸鍼體。不寫長門寫洞簫。

漢書外戚傳宮人使令皆爲窮袴多其帶。相如長門賦序武帝陳皇后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聞相如之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得解悲愁之辭後陳后復親幸。前漢書王褒字子淵宣帝時以太子體不安詔褒虞侍太子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皆誦讀之。

薄肺銷餘禁漏催。似聞青鴨集高臺。一從承露盤空後。換得金雞碧馬來。

後漢書班固傳。抗仙掌以承露。攢雙立之金莖。注。武帝時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巨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漢書郊祀志。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持節而求之。注。金形似馬。碧形似雞。洞冥記。帝昇望月臺。時暝。望南端有三青鴨羣飛。俄而止於臺上。帝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日色已暗。帝求薄肺之膏以爲燈焉。取靈灑布爲纏。火光甚微。而光色無幽不入。青鴨化爲三小童。皆着青縉文繡。各握鯨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動。因名輕影錢。

藤格紅薔一丈妍。桂宮蘭殿暮春天。翠嬪不耐深宮住。欲辦香奩買笑錢。

三輔黃圖。桂宮。漢武帝造。周圍四十里。漢書曰。桂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

燕釵分賜髮頭簪。細雨昭陽夢裏心。只恐君恩無買處。休將誤筆賺黃金。

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嬪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入爲闕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方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

守宮槐蟲露如絲。玉匙收來入硯池。雲母屏風羅面帽。書番帖子上昭儀。

西京雜記。上林苑守宮槐十株。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遣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懨懨。洪册謹上。謚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心。中有金花。紫羅面衣。雲母屏風。

玉牀牙篔未教安。畫燭明光徹骨寒。燕趙三千誰得似。何須舞上水晶盤。

西京雜記。武帝以象牙爲篔。賜李夫人。三輔黃圖。武帝求仙。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二十以下。十五以上。年滿三十者出嫁之。掖庭令總其籍。時有死出者。隨補之。太真外傳。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碍人意。竟去。乃是漢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去。帝爲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八寶避風臺。閒以諸香安其上。恐其四肢不禁也。

畫堂甲觀曉清涼。徐試慵來別樣妝。雅鬢一雙親洗罷。蘭膏曾進九迴香。

漢書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注。如淳曰。甲觀。觀名。畫堂堂名。飛燕外傳。帝取后五綵組紋手藉爲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九曲沈水香爲卷髮。號新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善貢飾。常教后九迴沈水香澤。雄鷓臍內息肌丸。婕妤亦內息肌丸。

翠袖留仙自翦裁。屏安龜甲炷香煤。分明夢到昭陽殿。不見花間七寶臺。

洞冥記。上起神明臺。有金牀象席。雜玉爲鞞甲屏風。飛燕外傳。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珮。令后所愛侍郎馮無力。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甯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舜后泣曰。帝。願我使我仙去不得。悵然曼嘯。泣數行下。帝益愧愛后。他日宮姝幸者。或擘裙爲綳。號曰留仙裙。

玉漏棠梨抵死長。女巫度厄費評量。綠熊席上涼生骨。祇願重薰燕卵香。

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昭陽殿中。設玉几。玉牀。白象牙簾。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見。坐則沒膝。其中雜薰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博物志。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大如燕卵三枚。與棗相似。燒一枚。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月餘。香猶不歇。三輔黃圖。棠梨宮在甘泉苑垣在雲陽南三十里。

西風太液月如鉤。不住添香摺翠裘。燒盡兩行紅蠟燭。一宵人在曝衣樓。

西京雜記。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樓。七月七夕。宮女出后衣曝之。三輔黃圖。太液池在長安故城西。建章宮北。未央宮西南。太液者。言其津液所及廣也。關輔記。建章宮北有池。以象北海。刻石爲鯨魚。長三丈。漢書曰。建章宮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瀛洲。蓬萊。方丈。刻金石爲魚龍奇禽異獸之屬。

一朵晴雲泥畫廊。羅袍半卸避風涼。不消沉水和山藥。別煮花陰苜蓿湯。

伶元飛燕外傳。后浴五種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燻降神百靈香。婕妤浴豈
薨湯。傅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嫔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

木犀花底月涼時。團扇秋風嬾賦詩。好事年來隨意卜。竹林深處鬪圍棋。

西京雜記。賈佩蘭說在宮時。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漢書。
班婕妤扶風安陵人。越騎校尉況女。少有才學。成帝選入宮爲婕妤。其後趙氏日盛。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作紈扇詩以
自悼。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
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颺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石華廣袖婕妤圖。吹起金缸內。又呼唱徧房中新曲子。殿頭時倚女珊瑚。

趙飛燕外傳。飛燕與其妹合德共坐。談噲其袖。合德曰。姊唾染衣紺碧。正似石上華。今尙方爲之。未必能如此。乃號石華廣袖。述異
記。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一日。枝葉甚茂。至靈帝時死。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
而殿上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
往往爲黃金缸。含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

貪喫櫻桃結禍胎。赤瑛盤子更休開。腰支恰似三眠柳。倚徧銀牀不喜攏。

太平御覽。引拾遺錄。漢明帝於月夜。譙臺臣櫻桃。盛以赤瑛盤。臺臣視之月下。以
爲空盤。帝笑之。三輔故事。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眠。

初寫丹青便入神，紫綃雲帳燭如銀。夜來扇扇屏風上，描出麒麟閣內臣。

西京雜記：成帝設雲帳，雲帳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飛燕外傳：帝用樊嬀計，爲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葦雲氣帳。蘇武傳：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宣帝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于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官爵姓名。

嬌額塗黃寶髻偏，無端織室過流年。濯龍殿裏春歸去，又見紅蠶上箔眠。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太后適置織室，置於濯龍中。數往觀視，目爲娛樂。王安石詩：漢宮嬌額半塗黃。

昭儀初賜鳳皇彈，種種絲弦壓內官。昨夜鼓聲新習得，又來殿下墜銅丸。

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曰鳳皇，皆以金玉隱起，爲龍鳳鸞古賢列女之象，善爲歸風送遠之操。漢書史丹傳：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鼓擊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墜銅丸，以撻鼓聲中。殿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

正字封章動石渠，隨班點勘破三餘。那須盡氣宵明草，照徧宮人入夜書。

三輔事：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祕書。拾遺記：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宵明之國，來貢其方物，有宵明草，夜視如列燭，畫則無光，自消滅也。三輔黃圖：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礮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爲閣名，所藏入關所得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

詠書焉

茵犀浴罷上簾櫳。渠水香流內院通。玉色宮娥還擁幟。鬪將商曲喚涼風。

拾遺記。靈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觀。粧解其上衣。惟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犀香。煮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

遠山如畫映橫波。斜倚流黃更踏歌。夜靜裸遊涼館去。月中齊放望舒荷。

西京雜記。會稽歲時獻竹簾供御。世號爲流黃簾。拾遺記。靈帝初平三年。遊于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絲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使宮人乘之。還玉色輕體。以執篙楫。搖漾于渠中。其水清澄。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者。又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掩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塵。千年萬歲喜難踰。渠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舒也。故曰望舒荷。

宮門山色武擔高。秋影遙分蜀錦袍。卻學南來諸女伴。織腰都挂鸞鵲刀。

華陽國志。蜀志。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黠。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爲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三國志。劉先主孫夫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仗劍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

月中聚雪貌來殊。宮女梳妝繞御廚。試向白綃帳裏坐。得教勝似玉人無。

拾遺記。先主甘后。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夜則擁后而玩玉人。嘗稱玉之所貴。比德君子。況爲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惑亂。嬖寵者非惟嫉后。亦妬玉人也。

芝田羅襪夢生時。費盡陳王八斗辭。金錯鏡邊相對罷。幾人銀燭寫烏絲。

曹植洛神賦。爾乃稅駕乎衡皋。秣駒乎芝田。體逸飛鳧。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襪生塵。太平御覽。引魏武帝上雜物疏。御物有尺二金錯鏡一枚。

病甦銅雀倚宮奴。可要金盤露一壺。淥水池頭扶得過。鳳袍初繡試蘂蕪。

魏志。建安十五年冬。太祖乃于鄴作銅爵臺。鄴中記。銅雀、金鳳、冰井、三臺。皆在鄴城北城西北隅。因城爲基址。建安十五年。銅雀臺成。曹操將諸子登臺。使各賦詩。陳思王植援筆立就。曹植承露盤頌序。皇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徑四尺。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於芳林園。甘露乃降。使臣爲頌。三輔黃圖。神明臺。漢武帝造。祭仙人處。上有承露盤。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魏文帝徙銅盤。折聲聞數十里。初學記。魏在鄴有淥水瓊華。疏圃元武。靈芝池。

春宵宮伴隔窗紗。巾拂奩棋笑語譁。記得君王初著賦。慣將局勢譜長斜。

魏志文帝紀注。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手中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者。葛巾角撒碁。御覽引世說。彈碁始自魏文帝宮內。裝器戲也。文帝於此技特妙。用手巾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言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拂碁。妙逾於帝。魏文帝典論。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碁略盡其妙。乃爲之賦。中云。然後直扣先縱。二八次舉。緣邊間造。長邪迭取。沈括夢溪筆談。自樂天詩彈棋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

玉井花開映綺闌。九龍深殿卸輕寒。夜來門外變輿過。一路東風長合歡。

魏志明帝紀。青龍三年。洛陽崇華殿災。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魚豢魏略。明帝九龍殿前。爲玉井綺闌。拾遺記。魏明帝起浚霄臺。有合歡草。狀如蒼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則合爲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

牙籌輸卻鳳皇簪。坐覺芳林晝漏沉。翻得西來雙陸譜。明朝更打海棠陰。

魏陳思王製雙陸局置骰子二。

尙衣歌舞一背同。憶得還家祇夢通。宮裏不知人世事。雙雙紅淚唾壺中。

拾遺記。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也。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館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中華古今註。魏文帝

富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段巧笑。皆日夜在帝側。瓊樹始製爲蟬鬢。望之縹緲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皆爲一時之冠絕。

寶髻晨窗盡百花。銀盆清水進宮娃。好將紫粉盈盈洗。別漬胭脂鬪曉霞。

段成式鬢髮品。魏武帝宮有反縮髻。又梳百花髻。賈思勰齊民要術。作紫粉法。用白米英粉三分。胡粉一分。和合均調。取葵子熟。生布絞汁。和粉日曝令乾。若色減者。更蒸取汁重染如前法。張泌粧樓記。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胭脂做畫。名曉霞粧。

雨中簫鼓隔華林。蟬翼慵梳擁繡衾。休道鸞釵須火樹。九重賜與辟寒金。

魏志文帝紀注。黃初四年十二月丙寅。甘露降芳林園。臣松之按芳林卽華林。齊王芳卽位。改爲華林。拾遺記。魏文帝納美女薛靈芸。有獻火珠龍鬢釵。帝曰珠翠尙不勝。況龍鬢之重乎。明帝卽位二年。昆明國貢嗽金鳥。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餵以眞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爲器。此鳥長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晶爲戶。屢使內外通光。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佩。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稱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

一曲難分兩曲聲。香添石葉伴更深。燈前白髮宮奴在。聽話當年玉虎鳴。

伊世珍瑯嬛記。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又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拾遺記。咸熙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闍官見之。以聞於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使宦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投。

之。卽中左目。比往取觀。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內及諸池。井不復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左眼有傷。血痕尙溼。

紫綃帳裏曳銀燈。倦暑昭陽畫夙稱。欲得君王彈指誤。更將墨點作蒼蠅。

吳志趙達傳注。吳錄曰。曹不與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數點。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爲生蠅。手彈之。拾遺記。孫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帳。

曾將如意舞當筵。獼髓新調側鬢鈿。祇恐畫圖難省識。愁容不許似神仙。

拾遺記。孫和悅郭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晶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流污袴。嬌媿彌苦。自詆其瘡。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獼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妍。諸嬖人欲要寵。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儂。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爲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王。使圖其容。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真狀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琥珀如意撫案。卽折嗟曰。此神女也。悉貌尙能感人。況在歡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於後宮。

春院無聲玉漏長。朝來媚寢侍君王。環榴臺畔吹笙過。賺得羅衣百濯香。

拾遺記。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徹。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爲四人合四氣。香殊方異。國所出。凡經踐躐。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爛盛。百浣。

不息。因名曰百漚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麗居香、洛珍香、潔華香。亮每出遊。此四人皆與同輿席。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爲次。不得亂之。所居室名爲思香媚。潘夫人以姿色見寵。每以夫人遊昭宮之臺。志意幸愜。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卽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榴之名。將爲妖矣。權乃翻其名曰榴環臺。

重重瑞應奏江東。一樣金螭刻鏤工。宮女夜闌歌舞罷。高燒紅燭照屏風。

馮贇南部煙花記。吳主亮命工人潘芳作金螭屏風。鏤祥物一百三十種。種種有生氣。遠視若真。一日與夫人戲。觸屏墜其一鳳。頃之飛去。

汗濕涼衫暮雨餘。萬年枝下看紅葉。偶從寒露臺邊過。欲乞迎風觀裏居。

太平御覽引晉宮闕名。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謝元暉詩。風動萬年枝。潘岳關中記。晉帝作迎風觀。寒露臺。以避炎暑。

芭蕉抽葉雨初濃。蛤吠華林上曉鐘。併入宮鶯啼破夢。綠窗髻子試芙蓉。

太平御覽引宮闕名。曰華林園。芭蕉三株。又引晉書。有蛙鳴於華林園。惠帝問左右曰。爲官乎。爲私乎。侍中賈充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西陽雜俎。晉惠帝宮有芙蓉輪。

水殿雲房好護持。金羊到處少人知。紅燈睡斷秋霜影。不見青鹽舐竹枝。

晉書胡貴嬪傳。帝平吳之後。掖庭始將萬人。帝嘗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隔院銀箏妙選誇。葡萄園外轆香車。幾人絳纒添清淚。難話曾封繫臂紗。

晉書胡貴嬪傳。泰始九年。帝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太平御覽引王隱晉書曰。武帝采諸葛沖等女五十餘人。入殿賜采女食。皆憂不食。帝使綬障。楊后曰。可但入障其中者。以絳紗繫臂。胡芳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之。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壯其言。故遂敬之。太平御覽引晉宮闈名。洛陽有瓊園。靈芝園。鄴有鳴鶴園。蒲陶園。華林園。

住徧新宮感歲華。怨風酸雨聽宮鴉。貴嬪賦稿曾抄得。嬾向秋深詠菊花。

晉書左貴嬪名芬。兄思。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拜脩儀。後爲貴嬪。太平御覽左貴嬪集有難思賦。相風賦。孔雀賦。松柏賦。芍藥花頌。鬱金花頌。菊花頌。

寒卸臺城燕子回。嫩黃露葉長宮槐。內人曉起最紅線。添卻花階日影來。

本文類聚。晉魏開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自冬至後。日添長一線。

春風夜繞護窗紗。幾樹寒香拂鬢斜。一自含章人臥起。滿宮山額畫梅花。

濃繁露。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含章殿簷下。梅花飄著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號爲梅花粧。宮人皆效之。太平御覽引雜五行書。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于含章殿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幾時。經三日洗之。乃落。宮女奇其異。競效之。今梅花粧是也。

一枕珊瑚憶舊陪。竹林堂裏裸身回。不知若個君恩重。置得山陰面首來。

南史宋前廢帝紀。帝好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裸身相逐。宋書前廢帝紀。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騎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子業乃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

玉柄霜毛不住塵。皮衣閉閣卻嫌遲。內人羨殺司風令。枕篔長來侍繡帷。

齊書虞愿傳。宋明帝體肥憎風。夏月常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宋書明恭王皇后傳。廢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嘗賜帝玉柄毛扇。

葛籠燈前炭素衣。往來深殿錦綾稀。夢回聽得龍輿過。御仗湘宮寺裏歸。

南史宋武帝紀。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隙。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盛稱上儉素之德。齊書虞愿傳。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向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慈悲哀憫。踰高浮圖。有何功德。

澹黃舞袴著還同。綠線絲牽越布篷。好憶梅根估客樂。龍船侵曉發江中。

文獻通考。估客樂齊武帝之所載也。布衣時常游樊鄩。登祚已後。追憶往事而作歌。昔經樊鄩後。假梅梅根渚。感昔追往事。意滿情不敘。舟船總錄。帝作此曲。令釋寶月被之管弦。帝遂乘龍舟遊江中。以紅縵布爲帆。綠絲爲帆縷。鰲石爲篙足。篙傍者悉著鬱林布。作

淡黃袴。辨此曲用十六人。

芳林月轉露華濃。一片晴雲度遠峯。多少深宮春夢裏。曉風吹上景陽鐘。

齊書武穆後傳。上數遊幸諸苑囿。載宮人從。後宮內深隱。

不聞端門鼓漏聲。齊鐘于景陽樓上。宮人聞之。早起粧飾。

颯颯梧桐一院秋。層臺觀內月如鉤。金盤祀卻天孫罷。正要穿鍼倚畫樓。

顧野王輿地記。齊武帝起層臺觀。七月七日宮中多登之。穿鍼以乞巧。謂之穿鍼樓。

神女雕窗翡翠樞。夜來紅蠟閉銀屏。遙知玉壽飛仙帳。夢裏風搖九子鈴。

金樓子。齊武帝內殿則張雜色錦複帳。帳之四角爲金鳳皇銜九子鈴。南史齊東昏紀。又別爲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巾飾以金壁。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綺。窗間畫神仙人。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諸寶珎。皆剝取以施潘妃。

飾殿

夜深涼露浥金階。鬢腳剛辭琥珀釵。明日看花芳樂苑。燈前試取綠絲鞋。

齊書東昏侯紀。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寶物不復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虎魄劍一隻。直百七十萬。每遊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禪著綠縠。帝自戎服騎馬從後。南史齊東昏侯紀。又以閹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麗。富暑種樹。插葉繁華。取玩儷頃。

別築神仙殿內行。繡欄四面捲簾旌。不愁貼地黃金盡。買得蓮花步步生。

南史齊東昏侯紀。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麝辟香濃燭影遲。鴨蘭初煑桂蠶時。數枚玉律江南物。付與宮奴細笛吹。

南史茹法珍傳。宮中刀敕之徒。悉號爲鬼。宮中訛云。趙鬼食鴨蘭。衆鬼盡著調。俗閒以細割肉糲以葢桂曰蘭。齊書潘妃傳。帝與潘妃以江左古玉律數枚。悉裁以細笛。

柳枝初種未勝烏。閹武堂前酒細沽。年少宮娃剛選到。不梳雙鬢已當墪。

齊書東昏侯紀。于苑中立店肆。與宮人在暨市販。而以妃爲市令。自爲市錢事。有闕者就潘妃罰之。自有所失。亦就妃受杖。又自坐店屠肉。潘妃當壇。百姓歌曰。闕武堂前種楊柳。至尊割肉潘妃沽酒。

華林僵石翠蒙茸。絕曉看花繞禁鐘。閑豫南頭元苑北。錢龍不見見銅龍。

南史到溉傳。溉第居近滸水。齊前山池有奇礪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誤到溉所輸。可以遂未敷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卽迎至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

南史梁元帝紀。帝與宮人幸元洲苑。見大蛇盤屈於前。羣小蛇繞之。並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敕所司卽日徙數千萬錢鑲於蛇處以壓之。玉海一百七十一。梁有閑豫池。池有龍影五采。遂鑄銅龍其上。

皂帳清宵感翠瓊。蟒蛇殿角語依稀。尙方記得頒新禁。莫繡黃羅獸錦衣。

南史梁武德祗皇后傳。后酷妬忌。及終化爲龍。入後宮。遍夢於帝。或現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澆涌於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敢置后。南史梁武帝紀。天監十六年。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公家織官文錦飾。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褻。翦裁有乖仁恕。南史

梁武帝紀。身衣布衣。木棉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

阿育回廊護靜雲。犧牲只合禁臙葷。他時若到長干寺。願捨珍珠五色裙。

南史梁武帝紀。天監十六年。敕郊廟牲牲。皆代以麩。梁書扶南國傳。阿育王卽鐵輪王。王闍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卽其一也。有胡人劉薩出家名慧遠。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

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鑿長數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尙伽爲三層。卽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磔。磔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帶。以盛銀塔。塔中有金鑄懸。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又有琉璃碗。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爲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又到寺禮拜。設無算大會。大赦天下。

南部煙花記。梁武帝造五

色繡裙。加朱繩真珠爲飾。

靜居殿上走驂。胎菩薩鸞輿下鳳樓。好是鐵鍋新解脫。蓮花供養佛前頭。

名勝志。甘露寺中鐵鑊甚鉅。梁天監十八年造。在解脫殿前。銘曰。滿口甘泉。種以荷蕖。供養十方一切諸佛。後二行書官名。并五十七鑊四字。南史。梁武帝紀。中統元年九月癸巳。幸司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披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舍爲房。素床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午。升講堂法坐。爲四部大衆開涅槃經題。癸卯。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大捨僧衆。默許己已。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宸極。三請乃許。

吳歌西曲竟成非。銅磬聲聲隔禁闌。空向竹林堂裏過。一枝和雨折薔薇。

古今樂錄。梁武帝改西曲。製江南弄七曲。渚宮舊事。湘東王釋於子城中穿構池山。長數百丈。上有通波閣。跨水爲之。南有芙蓉堂。東有櫻飲堂。西有鄉射堂。堂置竹棚。可移動。東南有連理堂。堂北有映月亭。修竹堂。臨水齋。齋前高山。山有石洞。洞行苑中。山上有陽雲樓。北有臨風亭。明月樓。顏之推詩。屢陪明月宴。是也。竹林堂庭前。有劉宅紫薔薇。唐家四出。薔薇。白馬寺黑薔薇。長沙千葉薔薇。並以長格架其上下。有十間花房。仰而望之。枝葉交映。

簾角焚香髮未梳。經緇三慧愛樓居。夜來會到龍光殿。聽講青牛老子書。

梁書元帝紀。承聖三年九月。世祖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尙書左僕王褒爲執經。武帝紀。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復數百卷。聽覽餘閒。卽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

金管批書侍御牀。清宮秋冷夜初長。不曾觸忤君王看。何似花陰半面妝。

事類賦。引梁書。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書紀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神者。用銀管書之。文章曠逸者。以麤竹管書之。南史元帝徐妃傳。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妝。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

凝嬌卻扇對銀蟾。殿影光昭壓翠簾。多少花陰人未寐。玉階休報舊時籤。

陳書世祖紀。每難人伺漏。傳更籤於殿中。乃敷送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鏗然有聲。云吾雖眠亦驚覺也。南史張貴妃傳。至德三年。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

擡過薰籠換夙香。雀斂初映白銀牀。一雙柘彈春林過。驚起流鶯落海棠。

江總爲陳六宮謝表曰。鸞帶晨啓。雀斂曉映。

南部煙花記。陳宮人喜於春林放柘彈。

狎客飛箋細細商。瓊花璧月照長廊。紅衫宮女傳詩出。認得班駘過陸郎。

陳書江總傳。日與後主遊宴後庭。與陳暄、孔範、王瑗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後主張貴妃論。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樂府曲。陳孔驕緒白。陸郎乘班騅。李賀詩。陸郎去兮乘班騅。註。陸郎後主狎客。

沉香亭檻月初低。叢桂花開奏刺閨。藥白不殊霜兔在。玉顏難與駐刀圭。

陳書世祖紀。性明察儉約。一夜內刺圍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南部煙花記。陳後主爲張貴妃麗華造桂宮於光昭殿後。作圓門如月障。以水晶。後庭設素粉采。庭中空洞無他物。惟植一桂樹。樹下置藥杵。曰。使麗華恆馴一白兔。麗華被素袿裳。梳凌雲髻。插白通草蘇孕子。殿玉華飛頭履。獨步於中。謂之月宮。帝每入宴。呼麗華爲張嫦娥。庾信詩。量藥用刀圭。

著盡羅袍綠玉環。水晶宮冷隔仙班。新聲玉樹重重唱。祇有嫦娥未許閒。

注原

臂垂曲子按懷風。鶴籥晨開處處同。但有流光庭樹在。也須休放燭花紅。

王灼碧雞漫志。通典云。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斂兩臂垂。並陳後主造。南部煙花記。陳後主孔貴嬪琵琶名懷風。江總爲陳六宮謝表。鶴籥晨開雀斂曉映。陳書張貴妃傳論。至德二年。乃於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閣高數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

帶懸橘欄檻之類。並以沈檀香木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榻。其服玩之屬。瑰奇珍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

宮井臙脂碧草肥。景陽樓角送春歸。柳枝慣道誠卿意。又糝飛花上舞衣。

南畿志。景陽井在臺城內。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其中。以避隋兵。奮_以欄有石脈。以帛拭之。作臙脂痕。名臙脂井。一名尋春。廣博物志引類記。陳後主與張麗華遊後園。有柳絮點衣。麗華謂後主曰。何能點人衣。曰。輕薄物誠癡意也。麗華笑而不答。

冬青館古宮詞卷第二

綠紗車仗出宮庭。永慶禪房敞畫櫺。一矗浮圖高九級。無廊迴處不風鈴。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永□寺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高九十丈。有利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刹上有金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鏤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鏤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布彈土木之功。窮造作之力。佛事精妙。不可思議。鋪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鏘鏘之聲。聞及十餘里。

繡旗隊隊幸西林。轉箭腰弓在柳陰。衆裏一枝飛電過。誰能巧射比穿鍼。

後魏書宣武胡皇后傳。后幸四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館中者罰之。又自射鍼孔中之。大脫。賜左右布帛有差。

閒居藍若雨霏霏。聽罷談經列炬微。何似蒼山神女子。此身竟作彩虹飛。

窮怪錄。後魏時首陽山中有晚虹。下飲於溪泉。樵人見之。良久化爲女子。年十五六。問之不言。乃告浦津戍將。取之以聞。明帝召入宮。見其美。問之曰。我天女也。帝欲逼幸而色甚難。復令左右抱擁。聲如鐘磬。化爲虹霓而上天。

影零宮樹少行車。日落長秋聽暮雅。喚起銀燈眠不得。大家聯臂唱楊花。

水經注長樂宮西有長慶長秋永壽永昌諸殿樂府詩集引梁書洸文楊華武都仇池人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悽婉焉

爭得笙簫第一籌。靜輪殿外勅成樓。莫教說箇妃嬪到。占得新來玉兔愁。

北史崔浩傳有兔在後宮檢問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爲當有鄰國貢續者明年姚興果來獻女

金爵臺高四面風。掖庭□喚上燈同。醉來媚舞君王側。署得頭銜女侍中。

北齊書文宣帝紀管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游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武曰聖應冰井曰暉光太平御覽引金鳳曰金爵後魏書高祖置女侍中視三品北史任城王澄傳神龜三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

扶來宮婢唱高樓。長夜難禁酒似油。聽得琵琶絃索動。輸他天子本無愁。

北齊書幼主紀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琵琶而唱之侍和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

秋殿含章夜夜過。不須散髮舞婆娑。深宮女伴都無賴。偷卻新翻續命歌。

北史馮淑妃傳。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北史齊文宣帝紀。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暹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珍博粉黛。散髮胡服。帷衣錦綵。拔刀張弓。遊行市肆。

宮女紅燈玉貌醜。添香鼻藻倦秋波。知伊飲量春來減。不比花前賜叵羅。

探蘭雜志。馮小憐有足釭曰辟邪。手釭曰晃蕩。皆以其飾得名。北史祖暉傳。齊神武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賈太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筵。嘗上得之。

梳妝纔畢換羅衣。戰決城頭過鳳墀。絕勝三堆圍獵陣。卻拋絲鞞倩扶歸。

北史馮淑妃傳。帝至晉州。城已欲破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被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周師之取平陽。帝置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

宵還晨出聽行車。院鎖銀魚怯鬢華。天后夜來初賜號。一宮官去上金花。

北史周宣帝紀。遊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帝后朱氏爲天后。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妃陳氏爲天左皇后。

春苑逍遙一夜開。畫闌歌舞勸金罍。衆中卻怕花鈿墜。偷照君王玉鏡臺。

晉書劉聰載記在逍遙園李中堂。世說
溫嶠爲劉越石長史北討劉聰得玉鏡臺。

御爐香暖引來遲。五色雕花案好移。元日千官朝賀畢。華燈面面照金枝。

鄴中記石虎正會殿前設百二十枝燈以鐵爲
之石虎御坐几悉雕漆畫皆爲五色花也。

上巳東風嫩綠苔。千金隄畔者番來。一池春色天泉水。句鼻桃花落又開。

鄴中記華林園中千金堤上作兩銅龍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溝中
三月三日石季龍及皇后百官臨水宴賞石虎苑中有句鼻桃重二斤。

卅丈高樓雨乍晴。芳塵吹徧晚風清。美人歸後笙歌歇。一路珠簾玉佩輕。

拾遺記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玉佩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
以日繼夜時亢旱春雜寶異香爲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容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上嗽酒風至望之
如霧名曰結雨臺用以灑塵
樓上戲笑之聲音震空中。

綠扇桃枝夾兩行。繡衣時得近銀牀。昨宵分賜三臺物。寶鑑盤龍訝許長。

鄴中記石虎作雲母五明金箔草蓀扇。虎出時以此扇夾乘輿，亦用牙桃枝扇。其上竹或綠沈色，或木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鬱金色。石虎三壘及內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純金盤龍雕飾。

別住空房不計年，夜深嬾到繡帷前。匆匆正斷承恩夢，錯認流蘇斗帳眠。

鄴中記石虎御牀，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清綵光錦，或用緋縹登高文錦，或紫縹大小錦絲，以房子綿百二十斤，白縑裹，名曰覆帳。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鑿香爐，以石墨燒集和名香，帳頂上安金蓮花，花中懸金箔織成碗囊，囊受三升，以盛香帳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

氍毹低垂絕早眠，監宮催起貼珠鈿。高燒寶炬謙光殿，紫玉橫吹上舞筵。

晉書張駿傳，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極珍巧。後涼呂纂載記，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籠，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騰鍾，水陸珍奇，不可勝紀。涼州記，咸寧中盜發張駿冢，得紫玉簫，紫玉笛。

路轉漸臺好向西，明光新築苑鶯啼。應教分與宮娥住，金箔珠簾院院齊。

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中有光明殿，皆金玉珠璣爲簾箔。金陸玉階，晝夜光明。御覽引三秦記，明光宮在漸臺西，以金玉珠璣爲簾箔。

酒泉南去噉金筋，萬仞銅駝一帶斜。昨夜戎車初采到，內人祇願鑄菱花。

太平御覽十二引崔鴻北涼錄酒泉南有
銅駝山沮濡蒙遜遣工取之得銅數萬斤

摩訶兜勒唱來遲半醉蒲萄月上時
辨髮宮奴渾不寐更將綠續譜龜茲

晉書樂志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涼惟得摩訶兜勒一曲南
史北狄傳辨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 崔鴻後涼錄呂光入龜茲城胡人奢侈富於生養家有蒲萄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

蓬萊方丈浸虛無西苑秋風碧浪麤
挽得祥雲新髻子殿頭祇合叫仙姑

韓偓海山記煬帝開地周二百里爲西苑內爲十六院聚奇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天下共
進花木鳥獸魚蟲不知其數此不具載詔定西苑十六院名景明一迎暉二棲鸞三晨光四明霞五翠華六文安七積珍八影紋九儀
鳳十仁智十一清修十二寶林十三和明十四綺陰十五降陽十六帝自製名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佳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每
一院選帝幸御者爲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湖每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西曰金光湖北曰潔水湖中
曰廣明湖湖中積土石爲山構殿庭屈曲環繞澄碧皆極窮人閒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
方丈瀛洲皆臺榭迴廊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北海溝壑通行龍鳳軻奕駝子隋有九眞髻凌虛髻祥雲髻

煙花南部又春深一帶離宮覆綠陰
姊妹並房空妙選不曾金盒結同心

北史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陳滅遷入宮有寵煬帝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爲內助每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媚陳氏廢立之
際頗有力焉及文帝寢疾於仁壽宮夫人與皇太子同侍平旦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

以實對帝。帝曰：畜生何堪付大事。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呼我兒勇，述巖出閣爲敕書，示左僕射楊素。素以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就別宮。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栗。哺後，太子遣使者齎金盒，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惶懼，以爲鳩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見盒中有同心結數枚，陳氏恚而卻坐，不肯致謝。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

踏青鬪草旋春酣，玉管冰弦仔細譜，唱罷五湖湖上曲，湖湖花柳似江南。

薄山記：帝多泛東湖，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闕云：湖上月，徧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仙槎。光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浸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湖上柳煙裏，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支。煙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依。湖上雪，風急壓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來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湖上草，碧翠漲通津。脩帶不爲歌舞緩，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觀香袋，晴霽後，顏色一般新。遊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詠卒難伸。湖上花，天水浸蘼芽。淺蘼水邊勻玉粉，濃苞天外翳明霞。只在列仙家。開闌漫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豔，玉軒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湖上女，精選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將盡是采蓮人。清唱淺頰頰，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管朱絃聞盡夜，踏青鬪草事青春。玉盞從羣真。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聲輕銀甲緩，醅浮香米玉虬寒。醉眼暗相看。春殿晚，仙豔捧杯盤。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湖上水，流遠蔡園中。斜日樓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唱此曲。

奇獸珍禽滿畫闌，都來十六院中看。雅鬢輸與芙蓉鳥，碧海新封幾品官。

陶穀清異錄。隋宦者劉綱。證得芙蓉鷓二十四隻。以獻。毛色如芙蓉。帝甚喜。置北海中。曰鷓字三品鳥。宜封碧海舍人。

按遍當筵十二時。橫波無賴夜歸遲。燈前枕隱金釵。身入君王雜憶詩。

隋書音樂志。煬帝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椒萬壽樂。藏鉤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鞦韆命。鬪雞子。鬪百草。汎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帝悅之。無已。謂幸臣曰。多彈曲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書。彈曲多即能造曲。此理之常也。大業拾遺記。帝曾效劉孝綽爲雜憶詩。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笑勸上林中。除卻司晨鳥。

花司迎輦直嚴更。晝就鴉黃繞殿行。學士行邊看草敕。被伊卻笑太慈生。

大業拾遺記。煬帝幸江都。洛陽人獻合蒂迎輦花。帝令御車女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敕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寶兒注目於卿。卿可便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云。學畫鴉黃半未成。垂眉鞦韆袖太慈生。生緣愁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

清夜遊翻曲調新。風前歌唱動纖塵。涼蟾一苑澄如水。爭看桃花馬上人。

通鑑。隋煬帝大業元年。帝好以月夜從宮騎數十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南部煙花記。侯夫人顏色美如桃花。

御屏香散水沉風。積翠恩波院院通。昨夜賞花歸去晚。銀瓶宣賜醉妃紅。

廣博物志引海□記。煬帝開地二百里爲西苑。詔天下進花卉。易州進二十種牡丹。有植紅、輕紅、飛來紅、袁家紅、醉妃紅、雲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黃、延安黃、先春紅、頭風蓮等名。

錦衫卸盡換春紗。內殿東風戲綵霞。莫道魚龍看不足。君王又遣試山車。

隋書音樂志。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帝欲誇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製之。有舍利先來戲於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衢。鼉鼉龜鱉。水人蟲魚。徧覆於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雙踊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繫兩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又爲夏育扛鼎。取車輪石白大壺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騰透而換易之。又有神鬘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自是皆於大常教習。資治通鑑。初齊溫公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復之。及高祖受禪。牛宏定樂。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宮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悉旨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課京光河南製其衣。錦綵爲之。空岷。帝多製豔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

龍鱗渠院繡簾垂。玉笛時聞海上吹。贏得幾升蛾子綠。宮娃相對畫長眉。

大業拾遺記。煬帝築西苑。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蜃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紫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以四品夫人主之。南部煙花記。煬帝宮中爭畫長蛾。司宮吏日給蠟子。蠟五斛。出波。

國。斯

除夕嚴更未卸裝。火山數十繞回廊。君王只在觀文殿。空費笙歌十里香。

南部煙花記。隋煬帝觀文殿前。兩廂爲堂。各十二間。每間十二寶廚。前設五方香牀。綴貼金玉珠翠。每駕至。則宮女擊香鑪。在輦前行。紀聞。貞觀初。天下乂安。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盛奏樂歌。乃延蕭后觀之。后曰。隋主淫侈。每除夜殿前設院。設火山數十。香鬘沉香木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甲煎沃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過二百石。

邗江楊柳碧彭彭。銀燭經宵照舞筵。曉起翔螭舟上望。都將錦繡作征帆。

隋書。大業元年。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南部煙花記。煬帝樹堤柳。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隋書。煬帝自板渚引向河街道。植以楊柳。名曰隋堤。一千三百里。通鑑。大業元年八月。幸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綵爲袍。大業雜記。皇后御次水殿。名翔螭舟。其殿脚有九百人。韓偓。開河記。煬帝御龍舟。幸江都。舳艫相繼。錦帆過處。香聞十里。

電窗紅蠟檢文書。翡翠牀頭侍起居。擘就紅箋詩數首。可能贏得女相如。

南都煙花記。帝觀書處。窗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溢目。號閃電窗。又
煬帝以合歡水果賜吳絳仙。絳仙以紅箋進詩謝帝。曰。絳仙才調。女相如也。

梅花妝倚繡簾前。汗水龍船雜管絃。唱到人持金鏤楸。虛勞殿腳女三千。

大業拾遺記。煬帝幸江都。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執雕板鑲金楸。號爲殿腳女。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曰。古人
言秀色可餐。如絳仙真可療飢矣。因吟持楸篇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粧豔落梅。將身傍輕楸。知是渡江來。詔殿腳女千輩唱之。
金鋪玉觀早黃昏。度曲歸來酒半溫。一路薔薇衣帶冑。怕教窺見小黃門。

大業拾遺記。帝幸月觀。煙景清朗。中夜獨與蕭妃臨前軒。簾櫳不開。左右方寢。帝凭妃肩。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映薔
薇叢調宮婢。衣帶爲薔薇冑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見。腰支纖弱。意爲寶兒有私。帝披單衣亟行擒之。乃宮婢雅瓊也。

飛馳驛騎謝恩深。果進瓜州仔細吟。猶有空房寒入骨。不須惆悵合歡心。

大業拾遺記。殿腳女自至廣陵。悉用備月觀行宮。由是絳仙不得親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回。進合歡水果一器。帝命小黃門以
一雙騎驛賜絳仙。遇馬急搖解。絳仙拜賜。因附紅箋小簡。上進詩云。驛騎馳雙果。君王寵念深。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省章不悅。
顧黃門曰。絳仙如何。來辭何怨之深也。黃門言其故。帝曰。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
亦何謝左貴嬪乎。迷樓記。候夫人自傷詩。春寒浸入骨。獨臥愁空房。颯履步庭下。幽懷空自傷。

片片荷衣拂水斜。繒纏宮樹聽金鴉。內園一夜秋風起。又被收來翦綵花。

暹鑑。隋宮樹秋冬彫落。則翦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爲荷菱菱莖。

景華宮冷夜迢迢。法曲新吹碧玉簫。但放流螢三兩斛。勝他明月照清宵。

隋書煬帝紀。上於景華宮徵求螢火。

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巖谷。

曉壺投罷隔窗紗。裙子爭裁夾襯花。憶得新安公子曲。自移銀燭譜琵琶。

顏氏家訓。投壺之技。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隨也。今惟欲其曉。益多益善。乃有倚竿帶劍。狼靈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曉。中華古今注。大業中。煬帝制五色夾襯花羅裙。以賜宮人及百僚母妻。北史藝術傳。時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

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戶外彈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獻款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教坊記。隋

大業末。煬帝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在家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子曰。內裏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愴。謂其子曰。爾不須慮從大駕。必不同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爲君。吾是以知之。文獻通考。曉壺投壺樂也。隋煬

帝所造。以投壺有隲矢爲曉壺。

對人嬾簇髮邊鴉。避暑汾陽又落花。一覺十年金殿夢。吹笙伴去玉鉤斜。

隋書煬帝記。十一年五月乙酉。幸太原。避暑汾陽宮。揚州志。玉鉤斜在江都西。煬帝葬宮人處。

芳名別署住迷樓。憶伴鸞輿幾夜留。一自江都行幸熟。可憐寶帳散春愁。

南部煙花記。迷樓經歲而成。幽房曲室。玉欄珠楯。互相連屬。煬帝喜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迷也。韓偓迷樓記。帝將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南部煙花記。煬帝迷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名延夜月。

兩兩詞臣立苑頭。昆明春色鳳山浮。昭容近掌吟詩局。帳殿當前結綵樓。

尤袤全唐詩話。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昭容選一篇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退。惟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鏡取而觀。乃沈詩也。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觀豫章才。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陡健舉。沈乃服。不敢復爭。

鼓樂喧填鏡殿春。升筭蘭掖展香輪。一宵撒帳錢分去。應是長命富貴人。

全唐詩話。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帝擇薛紹尚之。假萬年縣爲婚館。郭正域詩。桂宮初服冕。蘭掖早升筭。皆納妃出降之意也。李商隱詩。鏡臺芙蓉入。未鶴齡註。高宗時。武后作鏡殿。四壁皆安鏡。爲白晝祕戲之須。楊廉夫詩。鏡殿春深祕戲多。玉肌相照。

影相磨。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鷺鷥漾綠波。洪遵泉志舊譜曰徑寸重六銖。肉好背面皆周郭。其形五出。穿亦隨之。文曰長命富貴。背面皆爲五出文。若角錢狀。景龍中。中宗降睿宗女荆山公主。特鑄此錢。用以撒帳。敕近臣脩文館學士拾錢。其銀錢則散貯箱中。金錢每十文則繫一絲條。

苑樹東風醉碧桃。擊龍門外列分曹。不知應制詞誰好。賜出花枝繡錦袍。

劉鍊隋唐嘉話。武后遊龍門。命羣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左史東方虬先成。拜賜。坐未安。宋之間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奪錦袍賜之。

銀鵝金鳳簇羅裳。得寵人來各下牀。看點花陰雙陸罷。又催脂盞鬪宮香。

王建宮詞。羅衫葉葉纒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時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又一時起立吹簫管。得寵人來滿殿迎。唐書李德裕傳。詔浙西上脂盞粧具。清異錄。中宗朝。宗紀章武。間爲雅會。各攜名香。比試優劣。名曰鬪香。惟韋溫挾椒塗所賜。常獲魁。唐書中宗章武人傳。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立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牀。與后雙陸。帝爲點籌。以爲歡笑。醜聲日聞於外。

衣裳雲氣認迢迢。學養紅蠶費暮朝。報道房中三浴過。纈絲多唱韋桑條。

唐書中宗章武人傳。神龍三年。禁中謬傳有五色雲起。后衣笏。帝圖以示諸朝。因大赦天下。賜百官母妻封號。大史迦葉志忠表上桑條歌十二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時。天下歌桃李。太宗時。歌秦王破陣。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

受命歌桑條。蓋后妃之德。專竊桑共宗廟事也。乃賜
志忠第一區。綵七百段。太常少卿鄭愔囚之。被樂府。

宮線初添日。又哺。嚼絨簾角破工夫。滕王蛺蝶翻應徧。繡得黃筌沒骨圖。

鄭處誨明皇雜錄。唐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比常日
增一線之功。王建宮詞。內中數日無呼喚。搗得滕王蛺蝶圖。

金鳧銀燕盡紛張。安福門當夜未央。何必霓裳譜金屑。踏歌輪下月分光。

雲仙雜記。正月十五夜。元宗於常春殿張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水。金鳧銀燕。浮光洞攢星。開皆燈也。奏月分光曲。又撒闔江錦。荔
支千萬顆。令宮人爭拾。多者賞以紅紈帳。綠暈衫。舊唐書睿宗紀。先天二年正月。上元日夜。上御安福門觀燈。出內人連袂踏歌。

惜香御史掌中亭。火速春光報畫樞。卻恐鶯雛鷓鴣落盡。樹頭樹底繫金鈴。

雲仙雜記。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金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名曰括香。尤表全唐詩語。天授二年臘。卿相欲詐稱花發。請
幸上苑。許可尋復疑之。先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凌晨百花齊放。咸服其異。開天遺事。□
王至春時。於園中紉紅線爲繩。密綴金鈴。繫於花
梢之上。有鳥鶻翔集。則令園吏製鈴索以繫之。

花朝纔過雨晴天。羯鼓頻搗總可憐。種得牡丹紅一捻。鉤簾深院擲金錢。

南卓羯鼓錄。元宗朝。遇二月初。詣日巾櫛方畢。宿雨初晴。景色明麗。小院內庭。柳杏將吐。觀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乎。高力士遣取羯鼓。上命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反顧柳杏。皆已發芽。上笑謂嬪御曰。此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青瑣高議。明皇時有進牡丹者。貴妃勻面。口脂在手。印於花上。詔裁於先春館。來歲花上有指印迹。上名爲一捻紅。開天遺事。內庭妃嬪。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二三人至五人。擲金錢爲戲。蓋孤悶無所遣也。

花尊樓高不倩扶。靜看六馬滾塵圖。宣徽賜出龍香劑。玉面花驄揚得無。

柳宗元龍城錄。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花尊樓下。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鬣霧鬣。信偉如也。後壁惟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也。雲仙雜記。明皇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卽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資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文官。王建宮詞。往來舊院不堪修。近敕宣徽別起樓。

宮娃催進牡丹鞋。花放宜春院院佳。撲盡海棠枝下蝶。一時傳覓髮頭釵。

范元凱詩。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
張祐詩。魏國潛行韓國隨。宜春深院放花枝。

下仗聲中侍立稀。朝來深殿拜黃衣。多因玉案勸書苦。勅賜紅綾餅餠歸。

避暑錄。唐御膳以紅綾餅餠爲重。光化中。進士會宴曲江。令大官特作餅餠賜之。
王建宮詞。千牛飲下放朝初。玉案傍邊立起居。每日請來金鳳紙。殿頭無事不教書。

別院秋深冷畫屏。冠巾人去雨冥冥。大家蟋蟀黃金籠。閉在紅蕤枕畔聽。

開天遺事。明皇宮中每至秋時。宮人皆以小金籠閉蟋蟀。置枕函畔。夜聽其聲。唐制。宮人給令者皆冠巾。

柳枝如髮曉含煙。阿監宣呼貼翠鈿。隨例引來花下點。芙蓉園內試鞦韆。

開天遺事。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樹鞦韆。令宮嬪嬉笑。以爲宴樂。帝呼爲半仙之戲。白居易長恨歌。椒房阿監青蛾老。太平御覽。芙蓉園本隋氏之離宮。居地三十頃。周圍七十里。

承恩殿角月初高。風月常新印記牢。卻被宮娥知了事。大家驗取桂紅膏。

張泌雜記。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曰印選。以繡纒記印於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學漬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

紅子拋殘蠟淚灰。綠窗局散籠燈回。南風借與何人競。怨殺今宵對角媒。

清異錄。開元中後宮繁衆。侍御寢者。難於取捨。爲彩局以定之。集宮嬪用骰子擲。最勝者一人。乃得專夜。宮嬪私號骰子爲對角媒人。

花開瑞聖接高樓。供奉花驄第幾籌。記得官家含笑看。上棚更打背身毬。

王建宮詞對御難爭第一籌。殿前不打背身毬。清異錄。
天寶年內中柑子結實。帝日與貴妃嘗御。號爲瑞聖奴。

攀盡紅榴髮髮攢。年年重午醉闌干。花前邀得看花伴。多向金盤射粉團。

開天遺事。天寶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
中以小角弓子織妙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

扇扇紗窗午日開。宮韉鬪草破蒼苔。徑須南海祇洹寺。翦取維摩美髯來。

章綯劉賓客嘉話。晉謝靈運美髯。臨刑。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像。鬚。寺人寶惜。初不虧。
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鬪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騎取之。又恐爲他人所得。因翦棄其餘。

徐黃粉本妙纖毫。學就團花試錦袍。夜半鵲鹽聯唱罷。教人殿角聽秋濤。

夢溪筆談。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施扇音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軟媚吳娘笑是鹽。文獻通考。鹽者途歌引曲之類也。宣和
畫譜。李思訓官左衛大將軍。畫皆超絕。天寶中。明皇召思訓畫大同殿壁。兼畫掩障。夜聞有水聲。而明皇謂思訓通神之佳手。

枝枝石竹繡羅裳。齊挽宮鴉鬧掃粧。解道別人眉樣好。綠紗窗下試鴛鴦。

李白宮中行樂詞。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段柯古髻髻品。貞元中有鬧掃粧髻。楊慎外集。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
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曰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梭眉。又曰卻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煙眉。

九日拂雲眉。又曰橫。

煙眉十曰倒暈眉。

玉環新賜撥長筵。寶燭玲瓏繞篆煙。夜夜龍香槽板上。驚飛火鳳出鷗弦。

次柳氏意聞。上欲還幸。復登樓置酒。四顧無人。乃命奏玉環。玉環者。睿宗所御琵琶也。鄭嵎津陽門詩註。上皇善吹笛。常寶一紫玉管。貴妃妙彈琵琶。其樂器聞於人間者。有遼遼檀爲槽。龍香柏爲壞者。上每執酒卮。必令迎娘歌水調曲。遍而太真輒彈弦倚歌。爲上送酒。合璧事類。貞觀中有裴神符者。妙解琵琶。作勝變奴。火鳳。傾杯樂三曲。太宗深愛之。李商隱詩。撥弦驚火鳳。樂府雜錄。賀懷智以石爲槽。鷗雞筋爲弦。用鐵撥彈之。

桂堂東畔畫簾披。一矗長竿日影移。繡得花旛齊五色。金鈴處處妬封姨。

開天遺事。五王宮中。各立長竿。挂五色旛於竿頭。四垂綴以金鈴。有聲卽往視之。旛所向。可知四方風候。謂之向風旛。

淚妝初寫拂雲眉。明秀難描出殿遲。慣向歌筵施巧慧。御屏闕記幾聯詩。

開天遺事。宮中嬪妃。輒施素粉於兩頰。號爲淚妝。妝樓記。明皇幸蜀。令畫工作十眉圖。橫雲斜月皆其名。

龍腦香煙繞御爐。每從甲夜識臯圖。案頭撰詔回宮晚。乞與金蓮付燭奴。

西陽雜俎。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蟬翼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杜陽雜編。文宗視朝後。卽問羣書。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耶。唐書令狐綯傳。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綯至。皆驚。開天遺事。申王亦務奢侈。蓋時使之然。每夜宮中。與諸王貴戚聚宴。以龍檀木。雕成燭跋童子。衣以綠衣袍。繫以束帶。使執燭列於宴席之側。目爲燭奴。諸貴戚之家。皆效之。

驪山極頂是華清。墜鳥遺鈿聲道輕。看取伶官呈劇本。諸姨天半下簾聲。

舊唐書明皇楊貴妃傳。明皇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煥發。而遺鈿墜鳥。瑟瑟珠翠。瓌闌芳馥於路。王建宮詞。下簾聲在半天中。

笙篴擘罷炙笙簧。弟子梨園枉擅場。十五點來深院住。並房學唱荔枝香。

舊唐書音樂志。明皇又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爲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明皇必覺而正之。號爲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子。唐書禮樂志。元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弟子三百。教于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置小部音聲三十餘人。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

才子新依供奉班。花箋銀燭對雙鬟。未央楊柳秋宵月。併作清平調裏顏。

樂史太真外傳。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得數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聲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十六人。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遵命。

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蒲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

君王玉輦竟成賒，簪得春枝鬢腳斜。胡蝶亦嫌宮漏冷，紛紛飛過海棠花。

開天遺事：開元末，明皇每至春時，日暮宴於宮中，使妃嬪輩爭插豔花。

帝親捉蝶放，隨蝶所止幸之，謂之蝶幸。後因楊妃專寵，遂不復此戲。

鳳皇裘帖奏簾前，祝罷千秋有賜筵。聞說貴妃催繡褓，金銀正賜洗兒錢。

王建宮詞：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教人屬內監。自寫金花紅勝子，前頭先進鳳皇衫。劉餗隋唐嘉話：八月初五日，明皇生辰，爲千秋節。

王建宮詞：日高殿裏有香煙，萬歲聲長動九天。妃子院中初降誕，內入爭乞洗兒錢。通鑑：天寶十載，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

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襦襖，裹祿山，命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

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霽歡而罷。

鐵距花冠種絕殊，鬪雞勝得御坊無。賈家調養憑誰識，賜錦多分掃地夫。

陳鴻東城父老傳：父老姓賈名昌，長安宜陽里人。元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日鬪雞戲，及卽位，治雞坊于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

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少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列侯家，傾囊破產，市雞

以償雞價值。郡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

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怯者，水穀之時疫疾之候，皆能知之。舉二雞雞長而馴，使令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于元宗，召

試殿庭中。元宗意說。即日爲五百小兒長。王建宮詞。宮人早起。笑相呼。不識階前掃地夫。乞與金錢爭借問。外頭還似此間無。

度厄埋人內殿頭。冷脩羊味總須休。祇因愛吃櫻桃病。願給防風粥一甌。

清異錄。天后好食冷脩羊。賜張昌宗冷脩羊手札曰。珍耶殺身以奉國。雲仙雜記。白居易住翰林。賜防風粥一甌。別取防風得五合餘。須之口香七日。王建宮詞。因喫櫻桃病放歸。三年著破舊羅衣。

獨忿難分一段犀。禁樓寒雨濕紅泥。春愁卻逐諸花蕪。龍口渠頭不轉西。

杜陽雜編。咸通中同昌公主有獨忿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獨忿怒。雲仙雜記。翰林有龍口渠。通內苑。大雨之後。必飄諸花蕪。經由而出。有百種香色。名不可盡。春月尤妙。

松風石障對涼天。鎖住深宮不計年。不信角仙年紀大。閉門高枕夢遊仙。

杜陽雜編。武宗皇帝會昌元年。夫餘國貢火玉三斗。及松風石。石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樹影。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颯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令置諸殿內。稍秋風颯颯。卽令撤去。清異錄。華清宮一鹿。十年精俊不衰。人呼爲角仙。聞天遣事。龜茲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瑪瑙。溫溫如玉。其製作甚樸。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帝因名爲遊仙枕。

月明魚藻焚心香。南內新翻曲數行。不許外邊偷擲得。夜深攜笛遠宮牆。

元纘連昌宮詞。李善撰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教行曲。註明皇善於上陽宮。夜新翻一曲。屬明夕。正月十五夕。潛遊燈下。忽聞酒樓上有笛聲。奏前夕新曲。大駭之。明日密遣捕捉笛者。詰驗之。云其夕竊於天津橋玩月。聞宮中度曲。遂於橋上插譜記之。臣卽長安少年善笛者李善也。明皇異而道之。

纈衣親製賜邊頭。金井啼鴉一夜秋。正憶遼陽征戍苦。不須灑淚聽伊州。

孟啓本事詩。開元中。頒賜邊軍纈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爲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元宗命以詩徧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元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生緣。邊人皆感泣。大唐傳載。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聲煩碎。王建宮詞。學得管弦尙羞。側商調裏唱伊州。

拔河畢靜雨絲絲。嫩柳豐城見幾枝。若得金階宜賜出。祇宜種法問花師。

舊唐書中宗紀。庚戌。令中書門下供奉官五品已上。文武三品已上。并諸學士等。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繕場。分朋拔河。帝與皇后公主親往觀之。景龍文館記。清明節。中宗命侍臣爲拔河之戲。以大麻繩兩頭。繫千條小繩。數人執之。爭挽以力。弱者爲輸。本事詩。白尙書。姪人嬖。素善歌。小變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變方豐豔。因爲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言付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左右具以對之。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柳宗元龍城錄。洛人宋單父。字仲孺。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闐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爲花師。

翠羽明珠各一行。玻璃空記舊碑堂。舞衫曾到朝元閣。不賜蓮花第一湯。

鄭謁津陽門詩註。溫泉堂碑。其石疊徹。見人形影。宮中號爲頗梨碑。宮內除供奉兩湯池。內外更有湯十六所。長湯每賜諸嬪御。其餘廣與諸湯不侔。瑩以文瑤寶石。中央有玉蓮捧湯泉噴以成池。又縫縵綺繡爲鳧雁於水中。上時於其閒泛鍛鐵小舟以嬉遊焉。

瀚裙又趁被除辰。千片桃花紅近人。細柳圈傍加勅字。須知上已賜羣臣。

唐書李適傳。凡天子饗會游豫。惟宰相直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菝除。則賜細柳圈辟癘。舊唐書。中宗景龍四年三月。幸臨渭亭。脩禊飲。賜羣官柳捲以辟惡。王建宮詞。御池水色春來好。處處分流白玉渠。密奏君王知。入月教人相伴洗裙裾。又一。傍邊

書勅字。中官

送與大臣家。

宮女吹簫對畫樓。勝常道罷卽梳頭。君恩得在深宮住。紅葉休教出御溝。

本事詩。願況在洛。乘輿與一二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拾得大梧葉。題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驚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越十餘日。有人於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以示況。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唱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范擘雲溪友議。中書舍人盧渥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攀來。葉上有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買舉人。渥亦後任范陽。獨獲所退宮人。宮人覩紅葉而吁歎久之曰。當時偶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迹。無不訝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番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食使朝朝點勘殊。碧桃甘露味清腴。貴人敢闕蓬萊殿。千面銀盤出內廚。

明皇雜錄。李林甫壻鄭平爲省郎。林甫見其鬢白。以上所賜甘露羹與之食。一夕而髮如鬚。天寶中諸公主相效進食。上命宦官袁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之費。蓋中人十家之產。

海日紅升射曲櫺。重明枕上睡初醒。新來五色奇鸚母。又誦多心一卷經。

杜陽雜編。元和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逾於水晶。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真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真人衣服簪屐。無不悉具。通變焉。如水觀物。妝樓記。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語。呼爲雪衣女。一朝飛

上妃鏡臺。自云雪衣女。昨夜夢爲鸞鳥。

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

宿酒纔消病肺蘇。桃花香汗透紅膚。夢中鬼物依稀似。合寫鍾馗小妹圖。

沈括補筆談。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幸翠華還宮。上不悅。因痞作。將踰月。巫醫禪技。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幘。履一足。跳一足。懸一屢。指一大筠紙扇。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腳雙足。乃捉其小者。剖其目。然後擊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曰。臣鍾馗氏。卽武舉不捷之進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痞苦頓瘳。而體益壯。乃召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爲朕如夢寫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圖訖。進。上睜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宵若此哉。道子進曰。陛下憂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痞得犯之。果有觸邪之物。以衛聖德。因舞蹈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惡魔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須顯有同。歲暮驅除。可宜徇識。以驅

邪魅兼靖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開天遺事，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脚熱，嘗凌晨獨遊後苑，傍花樹，以手攀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潤肺。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花也。升應外集，皇祐中金陵發一塚，有石誌，乃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後世遂訛傳爲鍾馗嫁妹耳。

枝枝如意散天花，手進君王一笑誇。記得禁中施妙術，龍符一道渥袈裟。

鄭嵎津陽門詩註，上頗崇羅公遠，楊妃尤信金剛三藏，上嘗幸功德院，將謁七聖殿，忽然背痒，公遠折竹枝化作七寶如意以進，上大喜，顧謂金剛曰：上人能致此乎？三藏曰：此幻術耳。僧爲陛下取真物，乃於袖中出如意七寶炳耀，而公遠所進，即時復爲竹枝耳。後一日，楊妃始以二人定優劣，時禁中將創小殿，三藏乃舉一鴻梁於空中，將中公遠之首，公遠不爲動容，上連命止之，公遠飛符於他處，竊三藏金欄袈裟於篋中，守者不之見，三藏怒，又咒取之，須臾而至，公遠復噴水龍符於袈裟上，散爲絲縷以盡也。

一騎飛塵未許遲，傳來驛使不教知。中和殿裏三元節，若箇新嘗錦荔枝。

杜牧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唐書：元宗貴妃楊氏傳：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

銀燈拍板唱玲瓏，上直歸來月正中。白面內官偷問得，昨宵蜺斗記崖公。

崔令欽教坊記：諸家散樂，呼天子爲崖公，歡喜爲蜺斗。樂府雜錄：元宗令黃幡綽撰拍板譜。

千葉桃花一夜開。仙春館裏按歌來。御廚索進波稜菜。又領君王盃落杯。

開天遺事。御苑千葉桃開。明皇折一枝。簪貴妃髻。曰。此花亦能助嬌。又宴桃樹下。曰。不特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唐書西域傳。尼婆羅在吐番之西。貞觀中使人獻波枝。酢菜及薄提葱。劉賓客嘉話。菜之波枝。本西國中有僧將其子來。如首翳蒲萄。因張翥而至也。絢曰。豈非頗稜國。來而語訛爲波稜耶。

疎星點點照宮門。七夕初涼酒細溫。鬪卻蛛絲明月上。銀盤瓜果祀天孫。

開天遺事。帝與貴妃每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女輩陳瓜果酒饌。列於庭中。求恩於牽牛織女星也。又各捉蜘蛛於小盒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爲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間效之。

頒來方貢謝恩深。過雁紅生顆顆金。爭似蓬萊宮內橘。一雙寫出合歡心。

海錄碎事。用柿樹接桃枝。早熟者謂之絡絲白。晚熟者謂之過雁紅。樂史太真外傳。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內。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翫。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畫工圖傳之於後。

霏霏細雪灑闌干。綠玉停敲瑟罷彈。年少宮娥偏耐冷。拾來冰筴一枝寒。

鄭察開天傳信記。太真妃多曲藝。最善擊桴搏拊之音。玲玲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能加也。元宗令采藍田綠玉琢爲桴。尙方造篋篋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之。開天遺事。冬至日大雪。至午雪霽。因寒所結。簷溜皆冰條。妃子使侍兒敲下二條看玩。帝自晚朝回。問所玩何物。妃子笑答曰。妾所玩者玉筋也。帝謂左右曰。妃子聰慧比象可愛也。

樓鳳樓臺玉漏稀。卻寒簾外報春歸。海棠睡足梳頭懶。解道催茶喚雪衣。

杜陽雜編。同昌公主堂中設連珠之帳。卻寒之簾。鄭囑津陽門詩註。太真養白鸚鵡。西國所貢。辨惠多辭。上尤愛之。字爲雪衣女。

龍皮扇子愛涼身。每先清秋苦欠伸。慣向花陰逃瘧過。虛勞對脉女醫人。

開天遺事。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實。每暑月宴客。卽以此扇子置於座上。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亦嘗差中使取看。曰。此龍皮扇子也。表異錄。唐宮中以診脈爲對脉。郭湜高力士傳。高公患瘧。數於功臣閣下避瘧。

王建宮詞。白日臥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

塗金小匣熨宮香。花裏心經寫數行。半是君恩半是佛。更書皇帝李三郎。

張端義貴耳集。真定大□寺有藏殿。雖小而精巧。皆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開匣有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會昌間賜免拆殿勅書。有塗金小匣。藏心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寺僧珍寶之。

霓裳罷奏更挑琴。銀燭高燒夜醉沈。輸與永興諸女少。珠喉如串值千金。

開天遺事。宮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則絲竹之聲莫能過。帝嘗謂左右曰。此女歌值千金。唐書禮樂志。河西節度使楊敬宗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瀟。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

桂葉金鑪夜夜燒。虹霓屏角漏迢迢。女牛誰誓長生殿。賸有琵琶度綠腰。

太真外傳。帝以虹霓屏賜太真。雕刻美人三寸許。水晶爲地。玳瑁水犀爲押。絡以真珠瑟瑟。乃隋煬帝所造。賜義成公主。墮在北胡。貞觀間。蕭后持歸中國。段安節琵琶錄。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陳鴻長恨歌傳。王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輩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果。焚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夜殆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各執手鳴咽。

內閣春寒喚起遲。金衣飛上海棠枝。開箱檢點羅花帕。憶著元和學士詩。

開天遺事。唐明皇於禁中見黃鸞。常呼爲金衣公子。詩話。唐學士善賦詩者。宮女以扇與手帕索題之。唐書元稹傳。稹尤長於詩。與居易名相埒。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

天顏苦未認分明。桂葉添描寶鏡橫。休道臂環偏賜得。銀屏遮著聽歌聲。

杜陽雜編。上於內殿前看牡丹。鬢足懸欄。忽吟舒元輿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合者如咽。吟罷方省元輿詞。不覺歎息良久。泣下沾臆。時有宮人沈阿翹爲上舞河滿子。調聲風態。率皆宛轉。曲罷。上賜金臂環。卽問所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元濟敗。因以

聲得爲
宮人。

含元深殿夜鐘沈。內道場開動梵吟。省識君王圖畫在。歸來水月繡觀音。

唐書王縉傳。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由是禁中祀佛。調頌齋。蕭號內道場。類書纂要。吳道子水月觀音。人月動搖。神生實外者也。王建宮詞。看著中元齋日到。自盤金線繡眞容。

凝碧池頭木葉催。秋風高譜記鈔來。何人長笛倚樓角。更擲當年阿濫堆。

張祐詩。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尉遲偓中朝故事。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采其聲。翻爲曲子。玉海。太宗御製述聖賦序。因茲餘隙。乃脩苑囿。其勝地則積翠凝碧。其川阜則有灑龍平樂。

道場結得佛燈挑。講席談經鎮寂寥。堪笑金剛神主隊。試妝菩薩侍清宵。

通鑑。肅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爲佛菩薩。武士爲金剛神主。召大臣膜拜圍繞。

內邊催促按歌聲。五鳳高樓倚玉笙。莫道曲終無小誤。記來紅豆忒分明。

唐書元德秀傳。明皇在東都。鋪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進。樂府雜錄。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章甫所居。青聞其喉音響亮。仍有眉目。卽納爲姬。嘗有樂工自撰歌。未進聞。先脩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屏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

合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給云。某有女弟子曾賦此曲非新曲也。即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尋達上廳。翊日召入宜春院。宮中號爲記曲娘子。

芙蓉臺上簇宮雅。寶帳香薰舞袖斜。鈿盒銀釵應賞徧。九重傳語結金花。

杜陽雜編。寶歷二年。浙東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脩眉影首。蘭氣融洽。冬不熈衣。夏不汗體。所食多荔枝。榘食金屑龍腦。衣餅羅之衣。戴輕金之冠。上更琢玉芙蓉。以爲二女歌舞臺。每歌發一聲。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於庭際。舞態飄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侵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陳鴻長恨歌傳。定情之夕。搜金釵鈿合以固之。王建宮詞。內中人識從來去。結得金花上貴妃。

圖番蚊蜨總堪珍。海眼雙飛刺繡輪。我記移燈花裏見。金錢無數撲羅巾。

西陽雜俎。滕王圖。一日紫極宮會。秀才劉翥峯云。嘗見滕王蚊蜨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杜陽雜編。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及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朵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親芳盛。歎曰。人間未有。自是宮中每夜即有黃白蚊蜨無數。飛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羅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妃嬪追捉。以爲娛樂。理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爲比。而內人爭以絳縵紳其腳。以爲首飾。夜則光起。匣中。其後開寶殿。觀金錢玉犀之內。有蟪蛄將化爲蜨者。宮中方覺焉。

嬾對青銅整髻螺。琉璃如水影婆娑。紫明供奉應相笑。未許頭銜稱皂羅。

清異錄。武宗宣內供奉賜坐。食甘露。密搗山藥。油浴既退。侵夜宮嬪離次。上獨琉璃燈籠。觀書久之。歸寢殿。王才人問官家今日以何消遣。上曰。綠羅供奉已去。皂羅供奉不來。與紫明供奉相守。熟體尙書無逸篇數遍。朕非不能取熱鬧快活。正要與弦管尋疊。暫時破隔。

酒船行過酒生鱗。犀角宵明更辟塵。休唱聲聲河滿子。孟才人是斷腸人。

李商隱詩。燭分歌扇淚。雨送酒船香。杜陽雜編。唐敬宗寶歷元年。南昌閩進夜明犀。其類通天。夜則光明。可照百步。覆縉十重。終不能掩其輝光。玉灼碧雞漫志。張祐作孟才人歎云。偶因歌態詠嬋嬾。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用孟才人。其序稱。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絃。上憫然復曰。妾昔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洩憤。乃歌一聲河滿子。氣壅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尙溫而腸已絕。

宜到毬場一段羞。黃金馬索彩雞裘。御前不敢舒身手。讓卻君王作狀頭。

通鑑。廣明元年。上好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放殿上笑而已。

池開興慶穀紋波。平福公闌綻芰荷。曾破買花三月俸。青錢十萬鬪雙鵝。

唐書地理志。興慶宮在皇城東南。開元初置。至十四年又增廣之。謂之南內。清異錄。唐故宮池中有一六目龜。或出曝背。人見其甲上有刻字。微金。髣髴如曰平福公君靈。古老相傳。是武宗王美人所養。福猶腹也。借音而已。通鑑考異。新唐書田令孜傳。帝沖駭喜。

鬪鷄。一鷄至直五十萬錢。按鷄非可鬪之物。至直錢五十萬。亦恐失實。新傳訛也。

